

形成强大合力

“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1938年，画家丰子恺写下自己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至汉口一路辗转之见闻，不禁感慨：“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

抗战歌曲是抗战历史中殊为闪耀的记忆载体。一首首经典抗战歌曲以通俗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内容，联结不同阶层的情感，让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都能在歌声中找到共鸣，形成全民抗战的强大合力。

这些超越地域、阶层、党派的抗战歌曲，起到了打破隔阂、凝聚共识的作用。尤其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同呼声之下，抗战歌曲以直白的情感表达和鲜明的爱国立场，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方式。比如最初作为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喊出了全民族反抗侵略的共同愿望，在1935年诞生以后，迅速得到传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线的形成创造了良好舆论条件。

《松花江上》则是联结阶级情感的典型代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大批东北军民被迫流亡关内。1936年，作曲家张寒晖在西安目睹东北流亡学生的悲惨境遇，创作了《松花江上》。歌曲以直白的叙事和悲怆的旋律，描绘了东北人民失去家园的痛苦，不仅让东北流亡者感同身受，更让关内的工人、农民、学生等不同阶层的人深刻体会到“亡国之痛”。在“失去家园”这一共同命运面前，内部矛盾被暂时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对民族危亡的共同担忧。

近代中国，“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尚未完全深入人心。《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通过对民族和国家的反复歌颂，极大增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对国家观念的共同认同。

战歌永远嘹亮

穿越烽火记忆的精神符号

□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仪式正式开始前，《松花江上》的歌声响彻全场。

《松花江上》《在大行山上》《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烽火岁月，一首首经典的抗战歌曲，成为历史深处最生动的记忆。穿越80年时空，它们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与内涵，已然成为深刻的精神符号。

烽火战歌，如同历史重现，激荡着时代记忆。那些诞生于战争年代的歌曲，是中华民族受尽压迫和屈辱的黑暗年代里自省、自救的生动写照和深情记录。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争，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重塑。抗战歌曲在传播过程中内涵不断丰富，从最初的“抗日救亡”逐渐扩展到“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爱国主义”等多个层面，最终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因此，不朽战歌，始终葆有激荡人心的力量。

歌唱家王宏伟曾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上，唱响《松花江上》。谈

归队

李 攀



《归队》： 用真实书写抗战传奇

□ 陈亮 李攀

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传播正确的抗战史观，离不开优秀的文艺作品。近期热映的抗战题材电视剧《归队》，以东北抗联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为背景，讲述了一支抗联小队历经惨烈战斗队员纷纷失散后，在排长“老山东”的带领下，克服艰难险阻后重新集结在一起，重返东北抗日战场的传奇故事。作品角度新颖，内容丰富，在聚焦抗战主线的时候，还将视角扩展到小人物投身抗战的经历上，呈现多维度的真实。

尊重历史是抗战剧创作的基本原则，如何在坚持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创作出能够吸引观众的优秀作品，则是创作者始终要思考的命题。

《归队》建构了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完整图景。作品以“老山东”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小队为线索，串联起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完整抗战历史。

《归队》完善了一条真实的东北抗联坚持抗战的历史脉络。该剧把抗战主线和与之相关的分线组接在一起，从而提升了抗联故事的真实性与传奇性。在勾勒完整抗联抗战历史全景的同时，重点展现了1940年因日军围剿东北抗联活动遭受重大挫折和困难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将东北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的杨靖宇将军的牺牲，与剧中情节联系在一起。另外，剧中“老山东”带领仅存的人员渡过黑龙江到达苏联的故事线，既符合史实，更是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有效扩展了抗战影视剧的史学视野，提升了抗战剧的史观高度。

一部能够塑造出真实的人物形象的影视作品，往往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即使历经岁月淘洗也会熠熠生辉。《归队》自开播以来好评如潮，这离不开其成功塑造了“老山东”、高云虎、万福庆、“小白马”等一批真实鲜活的人物形象。

《归队》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剧中角色不仅是抗联战士，也是父亲、儿子、兄弟，展现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丰富性。比如“老山东”回到家后，看到被日军砍掉一条腿的儿子，满怀愧疚地为儿子做了一副假肢，父子二人的感情也在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升温。“老山东”重返抗联的时候，儿子终于喊出声“爹”，“老山东”没有回头却满眼泪水踏上征程。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饱满真实。

《归队》塑造了一批有情有义的人。如何塑造出性格迥异且特色鲜明的人物，一直是群像剧的创作难题，《归队》着力塑造了一批有情有义的小人物。除了作为主角的抗联战士之外，剧中对配角形象的雕琢让人眼前一亮，比如经营夜来好饭馆的老板娘“大闹枝”，她身上既有立足乱世的圆滑智慧，又有着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干脆爽快，她与抗联战士石云虎的感情线索虽着墨不多，却非常动人。再如送三个儿子参军的“老驴子”，仅以一句“做狗容易做人难，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就直击观众心灵。

《归队》塑造了一批有泪有笑的人。剧中抗联队员高云虎与田福庆相爱相杀，为观众带来不少欢乐。剧中二人产生分歧时，田福庆一句“我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让幽默效果拉满。出身土匪，后加入抗联的“小白马”，更是以无脑爱妻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还有战士田小贵，为了让其父亲出钱抗日，与“小白马”上演了一出土匪抢劫的双簧。这些人物的真实感，让观众感动不已。剧中“小白马”的牺牲，着实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制作层面的真实对抗战剧而言尤为重要，只有在制作层面达到高度真实，才能保证其他层面的真实达到预期效果。

场景的真实提高了故事冲击力。要塑造一支活跃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武装，必须要有东北空间的真实呈现。《归队》在吉林长白山山区进行实地拍摄，东北的大森林、黑土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抗联队员骑马穿行在冰天雪地的场景，采用实地实景拍摄，雪原上抗联队员策马驰骋的画面，充满了英雄之气，令人印象深刻。在各种虚拟制片技术、AIGC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归队》坚持实景拍摄的做法尤其可贵。

细节的真实增强了故事说服力。《归队》在诸多细节上都做到了高度真实，比如演员的肤色、牙齿，高度契合当时的生活水平、生活习惯。该剧在表现人物牺牲时，同样非常贴近战争现实。

艺术的真实赋予了故事感染力。恰到好处的艺术加工，不仅不会影响抗战剧的真实性，反而为其平添一份传奇色彩。《归队》的镜头表现力大大提高。比如剧中沈德远拖着受伤的抗联队员跋涉在森林之中，画面中一缕明媚的阳光洒落在抗联队员身上，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觉奇观，为观众形象地展现了抗战传奇的视觉图景。“老驴子”送三个儿子入抗联时，摄像以一盏煤油灯为前景，仰拍父子四人围在一起喝壮行酒的画面。这样的镜头设计，将质朴的农民塑造成人人敬仰的英雄，配合着激昂的旋律，整个段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实现真实性与传奇性的有机结合，是抗战剧迈向更高制作水平的关键。片面强调真实性的作品，往往观赏性不足，而过度强调传奇性的作品，则因违背历史，早已遭到观众唾弃。这种创作上的两难，实际上是当前创作领域对真实与传奇的内涵与关系缺乏深刻认识所致。其实，真实性与传奇性二者之间并不冲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已将真实与传奇牢牢地熔铸在一起，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取用不尽的素材，不断深化对历史的认识，更新创作思维，抗战题材文艺作品可以不断实现新突破。



雨中莱西访“崔子”

□ 逢春阶



他笑眯眯地淋在雨中。四周绿意环绕，叶片承接着重点的节拍，沙沙作响。我也立于雨中，这是9月12日的上午，与他共沐这一刻清润。雕塑基座上刻着这样的字：“事在人为——祖国美，家乡美，宇宙美，万物美，人类更美。”他，便是崔子范——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大家。今年，恰值他诞辰110周年。

我早闻崔子范画名，知晓他是当代大写意花鸟画的重镇，却不知道他是莱西人，更不知他身为老革命的峥嵘过往：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指导员、廿二大队政委、山东省八路军五支队政治部民运科副科长等职。1940年负伤后去延安，在延安军政学院和延安高级党校学习。1945年任山东省胶东区南海专员公署办公室主任、副专员、专员等职。在残酷的战争中，家中有八位亲人为革命牺牲。抗战期间，他便以《山雨欲来风满楼》《柳燕》《母子图》等作品，首次用绘画语言来表达

对国家命运之忧思，对侵略者之愤慨。

站在崔子范的画作前，我想起了著名作家铁凝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的话，“和现代文学前辈的丰富经历相比，当代作家的履历越来越短，越来越单薄，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的幸运，生活在和平安定的时期，有长而稳定的写作时间，不像前辈那样动荡颠簸；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比前辈更需要走出去，走向田野大地，去经历风雨，认识世界。”铁凝的反思，对我很有启发，没有足够的阅历，没有足够的积累，写出的、画出的，是没有根脉的，要有，也是根脉扎得不深，根深才能叶茂。

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画家，经历过生死，跟传统的画家是不一样的，有丰富的阅历加上天才的努力画出的作品内涵才会更丰富。了解了崔子范的生平，再看他的写意花鸟画，就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大写意之“大”，打眼一看，感觉是满纸生活，也正如齐白石指点的，崔子范是“真大写意”，无论是《枯木逢春》还是《换了人间》，无论是《池畔小景》还是《深秋》，都深切传递出画家对一草一木、一花一鸟的生命感知。他的画透出的不是阅历简单的画家

所能画出的“大”，那是浓浓的家国情怀。我在纪念馆里盯着一幅又一幅崔子范的心血之作，也才理解了他的艺术观：“民族化、时代化、理想化、个性化、现实与浪漫相结合、传统与时代相结合、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画法与书法相结合、水墨与色彩相结合、保留神品、妙品、逸品，充分发挥意笔画的特殊功能。”

艺术源自生活，但艺术不是照搬生活。不同的艺术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实现对于生活的作为：艺术地创造别一种生活，有“越轨的笔致”，这就是大写意的魅力。这种可能性的生活反过来又唤醒或者照亮了我们曾经经历的生活。这是我们离不开艺术的原因，也是艺术存在的根由。然而今天，在全媒体时代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下，艺术所能创造的这种“可能性”究竟还有几分陌生感，几分差异性？看花鸟，如果没有独特的写意精神，我们看照片就行了，何必看画呢？我想到我的老师说过的话，人有七窍，墨也有呼吸，有血有肉，墨是肉，筋是骨，有筋有骨。石涛说：“黑团圊里墨团圊，墨团圊里天地宽。”强调黑而透，不是一团死墨。让墨入笔，入纸。中国画画的是味道，

味道来自沉浸式的“入”。

步出崔子范纪念馆，雨还在下。恍惚间，似听见他含笑吟出自写的打油诗：“家居东，心在梁山，当官不成，玩弄笔墨，债务累累，有钱不还，老而不死，玩骗青年”“书画有价又无价，高低相差十万八，小画用以换柴米，大画精品献国家。”一个豁达的莱西人，如在目前。心中蓦然浮起一串光辉的名字：孔丘，后人尊称“孔子”，孟轲，尊为“孟子”；管仲，敬为“管子”；朱熹，誉作“朱子”。那么崔子范，可否尊一声“崔子”？

崔子范离休后每年回到故乡生活创作六七个月，他说：回到故乡能够创作出更有民间味、更有乡土味的作品来。他去世14年了，我们家乡人能做些什么呢？我对同行的报告文学作家、莱西人李晓燕说：“你该为你的老乡崔子范写一部文学传记。封面不妨这样设计——‘崔子’二字略收，‘范’字从窄铺展，占大半篇幅：成为‘崔子——范’。范者，风范、模范也。”

如此，或比著名报告作家鲁光写的崔子范那《东方的凡·高》之书名，更贴切，也更见东方气韵。